

关于《竹取物语》与《辉夜姬物语》中的 罪与罚的考察

◎杨天运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摘要】日本经典文学作品《竹取物语》虽整体篇幅较短，但故事结构完整，留给读者众多想象空间，故有“日本物语文学之祖”之称。而动画电影《辉夜姬物语》则是高畑勋导演在原作的基础上加以改编，对原作中仅寥寥数笔提到的辉夜姬的“罪与罚”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使影片产生了不同的艺术价值和故事主题。本文将结合原作和电影对辉夜姬的罪与罚的内容及背后原因进行探讨。

【关键词】竹取物语；辉夜姬物语；罪与罚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37-0014-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37.004

一、《竹取物语》中辉夜姬的罪与罚

首先看下原作《竹取物语》中关于辉夜姬来地球的理由是怎样叙述的。先是辉夜姬对伐竹翁和老妪说道：

“我本不是这世间的人，而是月宫中的人，由于前世某种缘分，被遣到这人间来。现在已经到了该回去的时候了。这个月的十五日，我故国的人将要来迎接我。这是非去不可的。”

在此处辉夜姬并没有明确说明自己被遣送到人间的原因，只是说“由于前世某种缘分”，而在故事的末尾，从月宫而来的天人对伐竹翁说道：

“辉夜姬只因在月宫犯了些罪过，所以命她暂时寄身在这卑贱之地，现在辉夜姬的罪限已终。我来迎接她回去，你不必哭泣、悲叹。快把辉夜姬交出来吧！”

根据天人的话可以得知辉夜姬是因为在月宫犯了罪所以才被寄身于所谓的“卑贱之地”。但具体辉夜姬犯的是什么罪却没有明说。但根据前面辉夜姬所说的因“前世的缘分”而来到人间，由此可以猜测所犯之罪或许与之有关。那么，在原作中是否还存在一些其他线索可以帮助大家猜测辉夜姬所犯的罪究竟是什么呢？

“与此同时，这天人忽然将天之羽衣让辉夜姬穿上。辉夜姬穿上了天之羽衣，便不再想起伐竹翁的悲叹和伤心之事。因为穿了这件天之羽衣，就会丧失一切人间的感情。”

这段话提到当辉夜姬穿上“天之羽衣”时，将忘去一切烦恼，丧失一切人间感情。也就是说，住在月宫中的天人同样是没有人类的感情的。

“这时，只见一位天人拿着箱子来，一个箱子里装着天之羽衣，另有一个盒子装着不死之药。这位天人说：“这壶

中的药送给辉夜姬吃。因为她吃了污秽之地的许多食物，心情定然很坏，吃了这药就可以除却烦恼。”

同样，这段话提到天人的世界中是存在长生不老药的，也就是说在天宫中生活的天人是不老不死的，而且吃了这药就可以除却烦恼。

总结一下根据原文可以得到的关于辉夜姬罪的线索。在长生不老，没有任何人类情感和人类烦恼的月宫中，辉夜姬因为“前世某种缘分”而犯了罪，因而被遣送到了“污秽之地”——地球。但即使是这样分析，似乎也无法单从原文中看出辉夜姬到底是犯了什么罪，想要解读辉夜姬所犯之罪的关键点就在于辉夜姬所说的“前世的某种缘分”，而这点尚未可知。

既然《竹取物语》中关于辉夜姬的罪很难解读，那大家不妨将目光转向辉夜姬所受之罚上。

首先需要知道关于《竹取物语》是何时成书的，至今仍无定论。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在假名文字创立并开始普及的贞观（859-877）、元庆（877-885）以后，延喜九年（909）之前。而此时佛教在日本正盛，各种佛教宗派相继创立，从城市到名山大量修建寺院，佛教思想广为流传。而作者也同样不详，但加藤周一从文本角度考察认为作者深受汉传文学以及佛教的影响。

所以《竹取物语》无论是从成书的背景还是作者本身来说，都难以避免收到佛教思想的影响。从原文可以得知天宫是存在着“天之雨衣”和“长生不老药”这两种神物的，因而天人们可以除去人类烦恼和情感波动，没有人类生老病死的苦恼。这样看来月宫乃一清澈、无烦恼的“极乐世界”。极乐，无烦恼之谓也，更准确点说，是一切呈

‘空’、哀乐不能入的境界,不生不灭,遑论七情六欲,这就与佛教中的“涅槃”近乎相一致。“涅槃”,意为灭、灭度、寂灭。没有哀、怒、忧愁,同时亦没有快乐。这与一般现代人脑海中的“天国”“桃花仙境”迥然不同。

原文中生活在月宫中的天人虽然没有人类的情感,但仍对人间持有一种鄙夷的态度。例如将伐竹翁所居之地称之为“卑贱之地”,将人间称为“污秽之地”。在天人眼中,下界是一污秽、百孽丛生的地方,凡夫俗子被‘贪、嗔、痴’所苦,追名逐利,困于永无止境的生死轮回中,过着卑贱、朝生暮死的生活。唐僧鼓吹透过修行,摆脱‘贪、嗔、痴’的桎梏——世间一切烦恼的根源,达至一圆满而寂静的状态(圆寂),从无止境的轮回之苦中解放出来。而月宫则相对人间处于一种永恒不变的静止之中,不存在万物轮回转生,也不存在各种世俗欲望。在天人眼中看来,人类的日常生活就如同苦行,整个人间就相当于巨型囚笼,所以,将辉夜姬下放至人间,让她体验人类的七情六欲和烦恼桎梏就是一种惩罚。但是在大家所熟悉的神话故事中,神仙触犯天条被贬入人间很少有提到“贬入人间多少年”概念,一般都是落入六道轮回沦为凡人甚至畜生,还得艰苦修行,经历坎坷,发心忏悔,长期受报,才能重回天界。但为何辉夜姬却被突然结束了“刑期”?

在原作《竹取物语》中辉夜姬关于自己的身世这样说道:

“我老早以前就想告诉你们了。(中略)这个月的十五日,我故国的人将要来迎接我。(中略)从今年春天开始,我就独自烦恼、沉思、叹息。”

“我是月宫中的人,那里有我的父母,我从月宫到这国土里来,原本只打算作短暂的停留,但是终究还是呆了好几年。”

同时,在升天后她对天皇留下的书信中说道,“以前天皇敕令我进宫,我没答应,就是因为我身有如此复杂情节的缘故,所以不顾天皇扫兴,坚决拒绝,实属无礼之至,今日回想起来,不胜惶恐。”

从这些话语中虽不知辉夜姬是何时,又是如何知道自己身世的,但从“从今年春天开始,我就独自烦恼、沉思、叹息”可知最晚辉夜姬知道自己要回月宫是在临走时的那年春天。但从“原本只打算作短暂的停留,但是终究还是呆了好几年。”可知原本辉夜姬的“刑期”并不长,或许还是辉夜姬和天人交流才延长了“刑期”。但为什么这次却无法延长,非去不可了呢?原因可能在于辉夜姬与天皇的书信来往让辉夜姬对天皇产生了感情。

为什么辉夜姬会在面对贵公子的时候出难题呢?一种可能是辉夜姬是真的想通过这些难题来筛选求婚者,辨别出谁是轻浮之辈,谁是真心之人。另一种可能则是辉夜

姬并不想与那些贵公子结婚,想要通过难题拒绝他们。但辉夜姬在出生后一直被伐竹翁养在深闺,未曾出门,按常理来说应该是对异性充满向往的。而在这里出难题拒绝求婚者可能会是两个原因,一是同拒绝天皇的原因一样,知道自己身世复杂且终将回到月宫,与其展开一段终将结束的恋情,不如直接在一开始就放弃。第二种可能则是月宫中的“天规”规定禁止天人与人类产生爱情。从之前的分析中大家知道天人有别,天人对人类一直是一种藐视,鄙夷的心态,若有异类族人与人类产生爱情甚至婚姻,对天人而言是无法接受的。辉夜姬可能在此时已经了解了身世,面对众人的求婚,辉夜姬不是不想而是不能接受,所以才出难题来劝退众人。而使辉夜姬无法延长“刑期”的原因可能就在于与天皇见面后和天皇互通了三年的书信,而长期的书信来往使得辉夜姬对天皇产生了些许爱情,对于这一切天人都看在眼里,所以为了防止最坏的“悲剧”出现,天人强行将辉夜姬接回了月宫。而月宫中既然禁止爱情,大家也可以猜想,或许原文中并未解释的“前世因缘”或许就与爱情有关。

二、《辉夜姬物语》中辉夜姬的罪与罚

那么在电影《辉夜姬物语》中辉夜姬所受的罪与罚又是什么呢?导演高田勋并没有明示,但是在电影中可以知道辉夜姬是如何“摆脱刑罚”,回往月球的。

虽然是在《辉夜姬物语》中,辉夜姬与天皇并无感情,辉夜姬是在被天皇强行抱住之后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才产生“想要回去”的念头。而这“想要回去”的念头才是辉夜姬能够摆脱惩罚,回到月球的关键原因。

那倒过来想,“想要去地球”是否就是辉夜姬所犯之罪呢?在电影最后辉夜姬这样说道“但是,等非要回到月亮的时候,我终于想起来了,我是为什么,为了什么目的而到此地的,还有为什么会唱这陌生地方的歌,为什么从很早以前就知道这首歌。原来,我生下来就是为了活着,就像小鸟和野兽那样。”可以看出辉夜姬最开始想来到地球原因可能就是向往地球的自由自在生活,与花草为伍,与鸟兽为伴。而她所提到的童谣则是贯穿全片的关键:

“鸟、虫、野兽。小草、树木、野花。开花、结果、凋零。人也出生、成长、死亡。然而风雨不息,如同水车周而复始,世间万物也会轮回转生。”

不难看出此童谣歌颂着天地万物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的自然规律。而这首歌曲所描绘的地球景象却与一直处在静止之中,脱离轮回之苦,万物永生不灭的月宫是截然相反的。之前生活在月宫中的辉夜姬因某种原因听到这首曲子,对地球这个充满生机之地心生向往。

然而这首歌还有部分后续,“松风犹似唤依归,自当速速就归程”。而这后半部分是童年玩伴和老姬都不知道

的,人类世界所没有的部分,所以只有可能是辉夜姬在天宫中时听到的童谣。那么辉夜姬在月宫中是如何听到这首童谣的呢?

辉夜姬在最后唱起这首童谣后老姬说道自己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月之都的时候,由一位去过一趟地球,后又返回月宫的天女哼唱,尽管穿上羽衣后会失去在人间的记忆,也不会又悲伤与苦恼,但她仍会在哼唱这首歌曲时流泪,而自己每次看着不知为何总会心痛。而这段记忆又伴随着三张画面,一是一群大雁飞过远处冒着青烟的富士山和松林,男人手拖着孩子,在黄昏的海边沙滩上望着天空奔跑,直到踏入浪花之中;二是男人手牵着小孩,在夜月松下隔海望月,怅然若失,似乎在望月思人;三是月宫中辉夜姬看到一位天女遥望地球,但终究还是被周围飞翔的小仙女们所吸引,缓缓转头,但手始终做环抱婴儿状。不难猜想这便是被天地相隔的一家三口,但这一家三口又是谁呢?

根据远处能望向富士山和海边的松树,可以联想到日本另一则神话故事《羽衣传说》,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就是在可以远眺富士山的三保松原。故事存在多个版本,与我国神话故事《董永和七仙女》大致相似,讲述了一位仙女在湖中洗澡,而有位男子对仙女一见倾心,偷了仙女的羽衣将其藏了起来,失去了羽衣的仙女无法升天回家,与男子结婚生下了孩子。此时就有一家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结局和仙女升天,一家人被拆散的结局。也另有版本说是仙女在发现羽衣不见后找到男子要求归还羽衣,男子以仙女羽衣后跳支舞给他看为条件归还羽衣,仙女在得到羽衣后如约跳完舞后升天。很显然在电影里采用的是一家三口天人相隔的版本。与家人分别的仙女即使穿上羽衣强行失去了人间记忆,却仍然会不经意间望向地球,保留着抱着孩子的习惯,记得那首咏唱自然的歌谣,在无悲无喜的月宫中流下眼泪。辉夜姬看到如此景象自然会对地球这个万物生生不息之地充满幻想。但月宫本是脱离了轮回之苦的地方,向往“俗世”对月宫中获得顿悟,脱离生死的天人的来说无疑是开倒车,想再去趟七情六欲,生死轮回的浑水,在这种环境下,对“俗世”心生向往的辉夜姬无疑是个异类,在其他天人的眼中,她无疑是修行不够,心智不定的,所以作为惩罚将其落入人间。

但令人奇怪的是为何这位从地球返回到月宫中的仙女,却只打动了辉夜姬一人,为何其他人没有被她所打动,产生下凡的想法呢?难道只有辉夜姬一人能看到她?还是整个月宫中只有辉夜姬修为不够呢?可以猜想或许仙女会到月宫之时已有身孕,而生下来的孩子就正是辉夜姬,这样想来便可以解释为何仙女在失去了人间的记忆却依然拥有抱着婴儿的动作,而辉夜姬在月宫所生,又为混血,本就带有一丝人类天性,又出生在永恒静止之地,未经修

炼,听到母亲的歌谣对俗世充满向往再正常不过。

既然辉夜姬犯下的罪过是在脱离轮回之苦的月宫之中向往着处于六道轮回的人间秽土,那么月宫给予辉夜姬的罚又是什么呢?前文提到辉夜姬够摆脱刑罚的关键就是产生了“想要回去”的念头,为什么在月宫中如此向往地球的辉夜姬为什么会产生“想要回去”的念头呢?

电影中辉夜姬的童年时期虽然短暂,但确实过上了她所想要的生活,和村里的小伙伴们一起游玩于山林之间,充分感受到了自然的美好,她本可以就这样过上普通人家的生活,但随着某一天伐竹翁在竹林之中找到了金子和华丽的衣裳,将其认为是上天要辉夜姬过上富贵人家的生活,把辉夜姬带入京城后,一切都变了。而辉夜姬入京也成了她命运的转折点,学习繁文缛节,拔眉染齿,命名宴上宾客们的无理,被五名贵公子求婚,被天皇骚扰……一步步地将辉夜姬推向深渊。但如果将辉夜姬的不幸全部归于伐竹翁却是不正确的。诚然是他一心将辉夜姬带入了京城,认为让辉夜姬获得荣华富贵就是对她的幸福,但若不是竹林之中出现了那些金银财宝,或许伐竹翁根本就不会产生这种想法,也没有搬迁去京城的经济基础。所以这所有的一切,更像是天人所设的死局,目的就是为了让辉夜姬认清人类的险恶丑陋,毕竟地球不仅仅只有大自然的美好。

如果说辉夜姬的罪是向往自然界的生生不息,憧憬人世间的“生”,那么所要受的“罚”,无非是要她纠正这一观念,对“生”产生绝望而对回归月界寂灭的“死”抱有向往。因此,辉夜姬被抹去她作为天人的记忆,如愿以偿地落入凡间,亲历人世间的苦和悲欢离合,饱尝一众凡夫俗子所带来的滋扰,在长期压抑、积怨底下终兴起“死”的念头。而这里的死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死亡,而是指“心死”——对人间失去希望,万念俱灰。

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只要辉夜姬看破红尘,参透人间是苦的道理,认为人间是污秽之地,想要重新回到月宫这片“极乐净土”,便达到了天人惩罚她的目的,“罚”也便终止了。而最后辉夜姬在天人前来迎接时对人间赞美,在天人眼中看来就如同“瘾君子”的戒断反应,不知所云,无法理解。

故此,公主的罪与罚,可以理解为人对生与死的天问,对世间之是美是丑,以至生而为人、对生存意义的反思,借此勾勒出入世与出世两种世界观的冲突。虽然最后是辉夜姬输了,但从辉夜姬最后的演说以及在回月宫途中对地球的回眸中,不难看出导演高田勋对人类和地球所表达的肯定态度——或许人间污秽不堪,但不能就此否认人间的真善美。

(下接第108页)

世代,想要讲好中国故事,社会翻译学以及布迪厄翻译理念可以为人们提供很多解题思路,把握社会潮流与趋势,重铸中华荣光。

参考文献

- [1] Appiah, Kwame Anthony. Thick Translation[A]. 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C]. L. Venuti. (ed.).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2] Bourdieu P, Wacquant L J D.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 [3] Fukari A, Wolf M. 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J]. 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2007: 1-232.
- [4] Holmes J S.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M]. Rodopi, 1988.
- [5] 官留记. 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D]. 南京师范大学, 2007.
- [6] 洪进. 论布迪厄社会学中的几个核心概念[J].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0, (04): 8-12+27.
- [7] 韩明谟. 中庸新识——对中庸与社会协调的新理解[J]. 天津社会科学, 1990, (06): 53-57+52.
- [8] 黄万武, 张佳. 国内外社会翻译学理论研究综述[J]. 内江科技, 2013, 34(05): 38-39.
- [9] 坚毅. 正确理解孔子的“中庸之道”[J]. 九江师专学报, 1996, (03): 41-43+21.
- [10] 刘立胜. 翻译规范与译者行为关系研究的社会学途径[D]. 山东大学, 2012.
- [11] 刘晓峰, 马会娟. 社会翻译学主要关键词及其关系诠释[J]. 上海翻译, 2016, (05): 55-61.
- [12] 沈家悱. 现代汉语中外来词的特点分析[J]. 文学教育(中), 2014, (04): 91.
- [13] 任文, 徐寒. 社区口译中的场域、惯习和资本——口译研究的社会学视角[J]. 中国翻译, 2013, 34(05): 16-22+128.
- [14] 汪慧. 英语中汉语借词的跨文化交际研究[D]. 新疆师范大学, 2012.
- [15] 王洪涛. 建构“社会翻译学”: 名与实的辨析[J]. 中国翻译, 2011, 32(01): 14-18+93.
- [16] 王洪涛. 中国社会翻译学研究十年(2006—2016): 思考、回顾与展望[J]. 上海翻译, 2016, (05): 49-55+95.
- [17] 王莹. 布迪厄社会学视角下《黄帝内经》的译介及传播研究[D]. 江西中医药大学, 2021.
- [18] 邢杰, 庄慧慧, 郭旋. 翻译社会学新探索——古安维克对布迪厄理论的阐释和运用[J]. 中国外语, 2019, 16(06): 94-100.

(上接第16页)

三、总结

可以看出,《辉夜姬物语》在原作《竹取物语》的基础上,加入了导演个人的理解,丰富了在地球上起码生活了三年以上的辉夜姬的成长经历和所见所想,也突出了她内心心境的变化。两部作品中的月宫都属于是脱离了六道轮回,无悲无喜,处于一种永恒静寂之中的“极乐净土”,生活在其中的天人则视地球人间为污秽之地。《竹取物语》中辉夜姬因某种“前世因缘”而被罚下人间,最后可能又因将于天皇产生爱情而被迫回到月宫。作者深受佛教影响,认为人间是污秽肮脏的,而月亮则象征着纯洁,一尘不染。通过二者之间的对比,作者批判了讽刺上流贵族社会的肮脏虚伪,对人间持否定态度。《辉夜姬物语》则将日本另一个传说故事《羽衣传说》结合在一起,对辉夜姬所犯罪与罚做出了解释。辉夜姬因前世听到从地球回到月宫中的仙女所唱的童谣而对地球心生向往,因而被罚入人间,在月宫的引导下见识人心的黑暗与污秽,从而让她对人间死心,看破红尘,回到月宫。虽然描写了人类的虚伪丑陋,但却借此反衬出人类真善美的珍贵,相比起原作的批判,更多的是对自然的赞美和对人类的肯定。导演借助

《辉夜姬物语》想要探讨的也绝非是女性意识、批判传统父权和婚姻制度这么简单,是更触及人类生命本质的哲学议题,人类生存的意义是什么? 世间的美丑是什么? 生命的本质是什么? 这些问题或许才是导演想要借助《竹取物语》向大家传达的思考和信息。

参考文献:

- [1] 高文汉编著. 日本古典文学史[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 [2] (日) 无名氏. 竹取物语图典[M]. 唐月梅译.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9.
- [3] 王守华, 卞崇道. 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J]. 文史哲, 1988, (02): 52-58.
- [4] 杨中. 《辉夜姬物语》: 从物语向电影的华丽转身[J]. 电影评介, 2016, (14): 98-100.
- [5] 黎波. 生命的罪与罚——日本动漫《辉夜姬物语》启示[J]. 影剧新作, 2018, (02): 143-146.

作者简介:

杨天运,男,湖北荆门人,哈尔滨市南岗区黑龙江大学日语语言文学2020级研究生。研究方向:日本古典文学。